

金 学 考 论

许建平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I207.411 · 1247492
(143)

金学考论

许建平 著

徐州师大图书馆

7492 ✓



22670916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学考论/许建平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12
ISBN 7-5434-3817-8

I. 金… II. 许…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731 号

书 名	金学考论
作 者	许建平
责任编辑	张福堂
封面设计	吴建工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02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3817-8/I·497
定 价	16.90 元

序



章培恒

许建平先生的《金学考论》即将出版，他希望我写一篇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因为我喜欢他这部书。其中所体现的浓烈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细心求证的态度，对我都很具吸引力。那其实也是科学研究的灵魂。

《金瓶梅》是我国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但它不仅在历史上成为禁书，长期受到歧视，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又被目为淫秽反动，到了“史无前例”的年代，自然与其他绝大多数小说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四人帮遭粉碎以后，才又慢慢地从“垃圾堆”中被捡了回来。——说“慢慢地”，是由于先只准流通删节本，经过若干年，一般读者才也能从书店中买到全本了，但我不知道这是书店的“犯规”行为抑或是得到允许的。这种遭遇使它不可能在本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前成为研究领域的热点。然而，真所谓物极必反吧，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仅

仅十余年时间,对它的研究就成了“显学”之一,以致获得了“《金》学”的名称。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金瓶梅》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已经解决了,恰恰相反,倒是使问题增加了。例如,关于《金瓶梅》的时代和作者,从三十年起在研究者中似已获得共识,它是万历时期的作品,作者则为山东人;但现在那已不再是定论了。为什么呢?就因以前的共识是建立在缺少广泛、深入研究这样的局面的基础上的,研究中的某些需要进一步澄清、加强甚或修改之处都未被发现。现在研究的人一多,这一类情况被陆续抉发,以前的共识自然不能再维持了。然而,是否以前的看法都错了呢?也不能这样说,因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把它们根本推翻。作一个跛脚的譬喻,目前是两军对垒,胜败未决之局。只有基于独立思考的精神,以细心求证的态度,从事辛勤的耕耘,才能使研究逐步深入和走近正确的结论。

建平的《金学考论》就是这样耕耘而得的成果。自然,由于《金瓶梅》研究的复杂性(那是由资料的缺乏和研究积累的单薄形成的),现在对很多问题都还不是能下结论的时候,因而也不能断言书中的各项见解是否正确,但其独立思考的精神及细心求证的态度却将给我们以许多启发,他对前人见解的质疑,也将对推动《金瓶梅》研究的深入产生积极作用;因为,这种质疑如能成立,固然修正了前人的看法,即使遭到否定,也将通过论争而使前人的看法获得更充分的材料的支持,从而更趋坚实。例如,关于《金瓶梅》作者是否为王世贞的问题,自从发现了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研究者认为其中有许多山东方言,非江苏人的王世贞所能为,加以吴晗先生又证明了由王世贞作《金瓶梅》之说而衍生出来的某些传说之不可靠,

于是在研究者中已几乎没有人相信王世贞为《金瓶梅》作者了。但到了八九十年代,《金瓶梅词话》中的方言是否为山东方言又成了问题,有些研究者已提出了若干证据以证明其为江浙一带的方言;建平此次在他的书中又明确指出:否定了由王世贞作《金瓶梅》之说而衍生出来的某些传说,并不意味着否定了王世贞作《金瓶梅》说本身,并引用了万历间屠本峻在《金瓶梅》刊刻之前所说“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指《金瓶梅》全书——引者),今已失散”之语,以证明王世贞在此书以抄本流传期间就与它存在密切关系,那么,原先以为绝不可能作此书的王世贞,又有了撰写此书的可能了。所以,建平又重申了王世贞为《金瓶梅》作者之说。假如此说得以成立,那对《金瓶梅》研究确是很大的贡献;即使遭到了否定,这种否定也必然比原先的更为确切有力;在我看来,不仅堵塞了王世贞所作的可能性,也将会进一步证实其作者只能是山东人,那同样会对《金瓶梅》研究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

总之,人文科学的研究,在总体上来说是为漫长缓慢的过程。某项研究的结论之是否正确,在当时实难以骤定。有些在一个时期里产生很大影响甚或被视为正确结论的,过了若干年后就会出现相反的见解。举近一些的例子,是在胡适支持下,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在二三十年代曾风靡一时,今天看来,很多说法都难以成立,以致李学勤先生又在号召“走出疑古时代”;举远一点的例子,是阎若璩在清代康熙年间作《古文尚书疏证》,以证明传世《古文尚书》之为伪作,这种看法长期被视为定论;与阎若璩同时的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以反对阎说,却被当作笑柄,而今天随着大量的地下材料的出土,《古文尚书》为伪书之说又开始动摇。但是,无论结论

怎么变化,独立思考的精神与细心求证的态度将永远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永葆青春,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向前奋进。建平此书正因体现了浓烈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细心求证的态度,所以是一项值得为此而向他道贺的成果。

1999年12月10日于复旦

序

言



黄霖

1999年春节，从东京回家照顾病妻，想不到接二连三的事忙得我喘不过气来：一部规模不小的书急需统稿，不早不晚又突然寄来了另一部书的清样必须马上校阅。它们是国家社科与教育部所谓的“重点”，不能懈怠。夹忙里又杀出一家辞书编辑部，制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麻烦，事关一大批“父老兄弟”，同样不能暂置不论。正在这当儿，建平寄来了一包《金学考论》的部分书稿，并附信说，希望我能写篇序言。我当即回答他：“时间再紧，也一定写，写完了再去东京访学！”

建平与我，相交已有十年，1989年，他来复旦“进修”。当时我正搞了一阵子《金瓶梅》，他对这部书的研究也有兴趣，于是就相互接触较多，谈得也投机。他回石家庄后，我不时读到他的文章和来信，渐渐地觉得他对于《金瓶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眼光越来越敏锐，文章也写得越来越老道。特别是那篇

《新华文摘》几乎全文转载的《新时期〈金瓶梅〉研究述评》，可窥见他在《金瓶梅》研究上所下的功夫。刘辉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给我打电话一再说写得好，并说“吴敢也认为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大同国际“《金》学”会上，我因病未能与会，建平在会上的活动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会后，香港的梅节先生就在给我打电话时连声推许他说：“这个年轻人不错，不错！”事实上，只要稍稍关心一下近年来的《金瓶梅》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人，或许是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我觉得，建平之所以在研究《金瓶梅》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主要是由于他把《金瓶梅》的研究真正当作一门学问来做的。时下，做学问，大不易。这倒不是由于像过去那样在客观上会碰到许多禁区，而是开放了，要使自己主观上的已“放”之心，远尘嚣，避势利，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金瓶梅》这部小说，本来就像《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可以正反两方面来阅读。它可以使人成圣贤，也可以使人成禽兽。几个世纪以来，一些人把它当作是“稗官之上乘”，或惩世之佳作，但也总有一些人把它当作赚钱的法宝。在近二十年来的《金瓶梅》热中，我们还不时地闻到一些媚俗趋利的异味，看到一些不应该看到的怪状。建平的可贵之处，就是走得正，坐得稳，不靠哗众取宠，不搞旁门左道，而是老老实实在那里搞“《金》学”。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借用孟夫子的一句话也是很合适的，这就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放心求真，心态摆正，把学问真正当作学问来做，总是会有成绩的。

建平自觉而认真地把“《金》学”当作一门学问来做，集中地表现在他搞这门学问并不局限于一隅，而是尽力顾及到方方面面；也不用一套路数，而是将传统的考据与新方法的引进

并举。打开《金学考论》的目录来看,从第2章到第14章的主体部分,先是对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做考证和辨析,后面则主要是理论上的分析和阐释;在分析中,有许多提法、角度和方法都很新鲜和独到,明显地吸收了当代最前沿的一些精神。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可以视为现阶段《金瓶梅》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的小结,既显示了稳重的基础,又展现了前沿的风貌。在这里,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还算年轻的学者,能注意在考证方面下功夫,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本来,从严格意义上说,完全摆脱考证的古代文学研究是谈不上真正的研究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不少年轻人往往不愿做、甚至不屑做一些考证性的、资料性的工作,而比较喜欢学习和引进西方新的观点与方法来阐释传统,这当然也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工作。退一步说,就是只搬弄一些新名词来自说自话,只要说得好,也不失为一家之言,自有它的价值。但不可否认,我们还是常常看到一些由于不注意基础性的问题而弄得使人啼笑皆非。不过,反过来说,注意了考证性的工作,也不等于事事都能考得明白,说得正确。事实上一生能考得一二个新问题,能引发人们去思考,推动研究的深入,也可谓是实绩。谁能说自己的考证能事事信实?那无异于白日说梦!但做了,总比不做好;开始做不好,只要认真做下去,慢慢来,总会做好的。这就叫做研究,叫做做学问。建平正是在这样做的,因此他自然会有应有的收获。

如今,他在近几年辛勤耕耘基础上,又对《金瓶梅》诸问题来了番系统地考察、思索,撰写出这一本《金学考论》。他的这部论著最突出的特点是新。它不是前人已有成果的拼盘,而似破土而出的新苗,在材料上、方法上、观点上时时都能给人

以新意。显然,这些新意,不是故意标新立异的结果,而是老老实实在做学问的结晶。因此,我想对《金瓶梅》及中国古代小说感兴趣的人读了这本书,一定会咀嚼出一点味道的。

这几年来,在《金瓶梅》研究方面,我已经落伍了。去年,曾读到魏子云先生的大作《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台湾商务印书馆),像他这样的望八老人还是笔耕不辍,使我十分惶愧;现在又读到了建平这一部虎虎有生气的新著,则又觉得后生可畏。我前不及年长者,后又不如年轻人,真不知何时再能重返“《金》学”研究的园地,与同道们细细地再做一番耕耘?但不管怎样,后来者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相信,像建平这样的年轻人必然会不断地推出一些新著来,在新的一个世纪中,把“《金》学”搞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有声色。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元宵节

目 录



序	(1)
序 言	(1)
导言 “《金》学”论	(1)
“《金》学”提出的必然性	(3)
“《金》学”与一般小说学的关系	(5)
“《金》学”研究的特殊性	(10)
“《金》学”研究的意义	(21)
第一章 《金瓶梅》成书考	(30)
万历初成书新证	(30)
成书的上限与下限	(43)
手抄本及其流传	(46)
第二章 《金瓶梅》版本论	(54)
甲刻本《金瓶梅》考	(55)

乙刻本《金瓶梅传》考	(59)
崇祯本论	(64)
第一奇书版本论	(68)
在兹堂本是否初刻考	(72)
《凡例》、《非淫书论》真伪辨	(77)
第一奇书最早版本探	(80)
第三章 《金瓶梅》作者考	(84)
明代人眼中的作者	(85)
清代人心中的作者	(91)
吴晗与王世贞著作权	(97)
王世贞著的几条内证	(102)
王世贞其人与《金瓶梅》其文	(111)
第四章 清河县地理位置考	(114)
“南清河”与“临清”说质疑	(115)
“新河口”与清河县考	(120)
郛王府考	(127)
清河县与东平府位置关系考	(129)
运河东西两“清河”	(132)
第五章 第53~57回探原	(135)
五回书之真伪	(136)
补作者并非一人	(142)
半回书原作者笔墨探	(144)
全书叙事规律与逻辑	(147)
三大情节讹误	(149)

原书情节推考	(150)
第六章 模拟风气与撰写法考察	(154)
独特的撰写法	(155)
记忆与整合	(157)
口述与笔录	(164)
厌雅倡俗的审美观	(166)
集体创作说质疑	(169)
第七章 人情的民族文化底蕴	(172)
人情的魅力	(172)
民族文化情结	(177)
人际关系中的上帝	(181)
百回巨著的情源文心	(183)
第八章 人生价值取向的近代化	(192)
晚明思潮的艺术再现	(193)
现实利害的自我调节	(198)
人生思考的近代意义	(206)
关于“写丑说”的不全面	(208)
第九章 性爱失衡与家庭危机	(212)
市井女性小说之祖	(213)
失衡与求衡的个性张力	(218)
情爱与死亡	(222)
裙钗队里的人情世理	(231)
性描写之得失	(237)
第十章 西门庆新论	(242)

(021)	孤独与雄心	(243)
(021)	务实社交与朋友义气	(247)
(021)	善用能人与经商谋略	(253)
(021)	性虐狂与真情汉子	(265)
(021)	西门庆形象的历史意义	(275)
	第十一章 叙事模式论	(284)
(021)	波放型环式网状结构	(285)
(021)	时空思维新变	(291)
(021)	《金瓶梅》叙事模式	(296)
(021)	《红楼梦》之承袭及近代意义	(299)
	第十二章 意象组合智慧	(303)
(021)	小说借象表意的特征	(303)
(021)	遮蔽型含蓄美	(307)
(021)	节略型含蓄美	(309)
(021)	对映型含蓄美	(313)
(021)	借代型含蓄美	(316)
(021)	意象组合智慧探源	(319)
	第十三章 写人绘心三绝	(322)
(021)	细微处见精神的铺陈才华	(323)
(021)	捕捉心理焦点的叙事谋略	(328)
(021)	营造声音形象的绘声智慧	(345)
	第十四章 “《金》学”研究二十年	(352)
(021)	广征细考作者	(353)
(021)	成书年代考	(359)

流传过程及版本研究	(361)
评者与评点研究	(365)
文本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367)
结 语 “《金》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河北电视台《燕赵之子》节目采访答记者问	(378)
“《金》学”研究的热点、难点及你的观点是什么?	
如何看待《金瓶梅》“既可以成圣贤,又可以成禽兽”的问题?	
《金瓶梅》独特的文化价值是什么?	
晚明社会变革与今天变革有何异同?	
《金瓶梅》对封建社会暴露最深刻的东西是什么?	
人情交往、权钱交易对今天施行以法治国有何借鉴意义?	
《金瓶梅》对以后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	
后 记	(391)

导言：『《金》学』论



像西方称莎士比亚的学问为“莎学”，中国称《红楼梦》的学问为“红学”一样，人们也习惯称《金瓶梅》的学问为“《金》学”，而且这个称谓向来很严肃，没有一点随意、玩笑意味。将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文化价值的名著视为专门学问，在中外文学史上已非鲜见。那是因为其自身博大深厚的内涵已远远超出文学自身领域，需有一个与其多学科交叉性质相对应的新名称，以便拓宽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推进研究的深入。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众多学科内容是以文学形式存在的，因此作品的研究首先是文学的研究，是从文学入手兼及诸多相关学科的综合性探讨。以文学语言形式表现的诸学科内容，不但同具文学性质，而且它们间有着天然的共质性，即以人为表现中心。那些再现一个民族性现象乃至揭示人类共同情感、共同